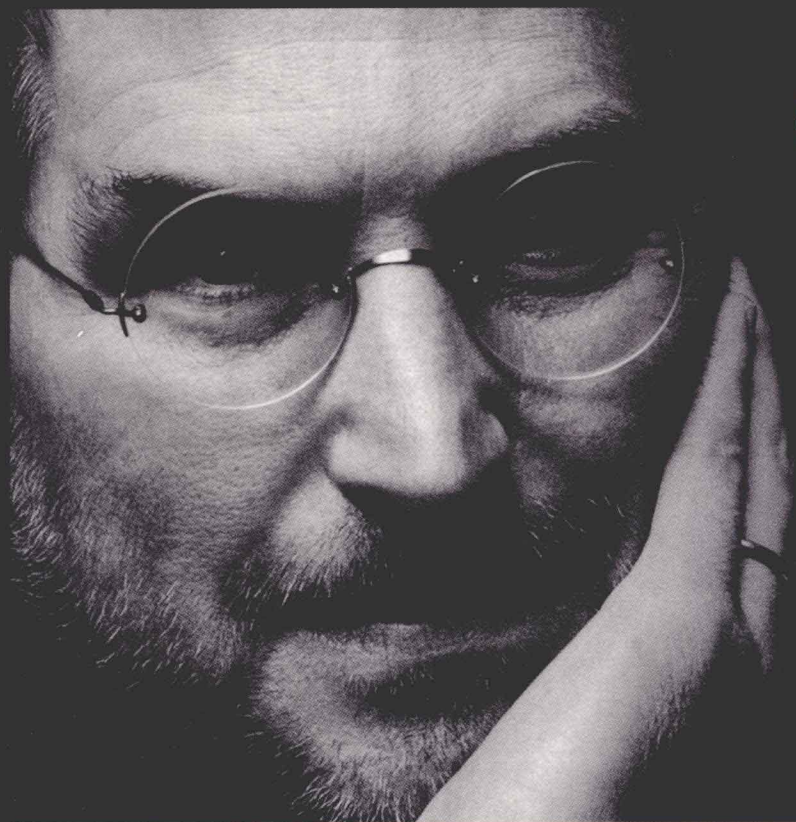




新增乔布斯遗言

乔布斯传

丹尼尔·伊克比亚 (Daniel Ichbiah) 著 周盛译

王牌传记作家5年创作的最客观公正的乔布斯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乔布斯传

(1955–2011)

丹尼尔·伊克比亚 (Daniel Ichbiah) 著 周 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布斯传 / (法) 伊克比亚著; 周盛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75-1219-1

I. 乔… II. ①伊… ②周… III. ①乔布斯, S. (1955~2011)
—传记 IV. ①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498号

Les 4 vies de Steve Jobs by Daniel Ichbiah

Copyright © 2011 LEDUC.S Éditio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educ.s Edition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564号

乔布斯传(1955—2011)

著 者 丹尼尔·伊克比亚

译 者 周 盛

选题策划 宣慧敏

特约编辑 祝柯杨

版权策划 沈 睿

项目编辑 陈庆生 许 静

审读编辑 朱妙津

装帧设计 师 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 市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35 16开 印 张 18.25

彩 插 4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219-1/I.1043

定 价 35.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序曲：碎裂的纯真之镜

人生的第一乐章 追寻

1. 错误的开始 / 010
2. 沃 兹 / 021
3. 醒 悟 / 030

人生的第二乐章 荣耀

4. 创立“苹果” / 046
5. 苹果Ⅱ / 057
6. 美国最年轻的千万富翁 / 072
7. Mac团队的“海盗”们 / 087
8. Mac的革命 / 108
9. 乔布斯的失败 / 121



人生的第三乐章 冒险

10. 下一站NeXT / 136

11. 幻 灭 / 157

12. 浴火重生 / 170

人生的第四乐章 巅峰

13. 重返苹果 / 180

14. 推出iPod / 208

15. 创造iPhone / 232

16. 巅 峰 / 252

鸣 谢

附录 乔布斯年表

附录 乔布斯的遗言

序曲： 碎裂的纯真之镜

在夜的悲伤中

在夏日梦的暴虐里，在冬天寒光的凛冽中

在寂寞渲染的苍穹下苦涩的舞步里

在被遗忘的，每一张破碎的纯真面容中

我从贫瘠走向富有

——鲍勃·迪伦《一粒沙》

I have gone from rags to riches in the sorrow of the night,

In the violence of a summer's dream, in the chill of a wintry light,

In the bitter dance of loneliness fading into space,

In the broken mirror of innocence on each forgotten face.

——Bob Dylan, *Every Grain of Sand*

史蒂夫·乔布斯大概在这几句歌词里找到了共鸣，作者是他最热爱的音乐



家和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

无法解释的相似拉近了两个不平凡的人之间的心灵距离。迪伦会一大早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来到工作室录音，有气无力地坐在麦克风前，艰难地唱完一曲——仅唱一遍，然后丢给调音师，任由他们后期加工。他坚持认为，唯有最初的那次录音才能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任何修饰都是多余的。

同样的个性将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和迪伦一样，乔布斯爱憎分明，一意孤行，不理睬任何人的看法。他直言不讳，我行我素。

显然，有时候，他会因此付出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

乔布斯早年的生活坎坷不平却感人至深。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生活又艰辛不易，他只得慢慢地摸索着前进的道路。他一直觉得迷惘，但是在当时躁动的60年代，谁又没有迷惘过呢？

在时代的造就下，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Beatles）和大门乐队（Doors）谱写了他们青春飞扬的美妙乐章。乔布斯目睹反文化潮流、嬉皮风和各种新鲜玩意不断涌现，他自然而然地顺应了时代的趋势，并渴望从中找到寄托。

这些被营造出来的虚幻热闹，他只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沉迷其中。其实，他真正的兴趣在电子信息技术上，对此他怀着与《木偶奇遇记》和《弗兰肯斯坦》的作者一样的创作激情：耐心地制造一个机器，然后，赋予它生命。

所以，老天安排一个长得跟达·芬奇很像的家伙住在他家附近：一个大胡子，也是“垮掉的一代”——沃兹涅克。他的过人天分在乔布斯的后续故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之后在大学里，乔布斯的心灵再次受到冲击：他要去东方寻找启蒙。乔布斯在另一名大学好友丹·科特克的陪同下，来到东土印度。在这段如老电影般

的回忆中，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半裸着走下高山，蜂拥进恒河沐浴，虔诚得好像这河水能够荡涤他们的灵魂……

1977年以后，乔布斯有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变。他找到了人生目标，他的小宇宙无法控制地爆发了。他精力无穷，四处奔波，创立了苹果公司，先后推出了苹果Ⅱ和Macintosh（简称Mac）。

苹果的创业史代表着他人生的第二阶段：平步青云。但当他无限接近太阳时，他的翅膀将被燃烧……

一切快得像一场梦。乔布斯和他那拥有科技天才的儿时伙伴一起，捣鼓出了第一台电脑。之后，又设计了他们的第一个杰作——苹果Ⅱ。

乔布斯不修边幅，毫不在意自己的嬉皮风格会给人留下颓废的第一印象，但他到处网罗西装革履的投资人，联合他们的力量，再为己所用。绿色美元对这些投资人的诱惑远远胜过他们对这两个衣衫不整的年轻人最初的反感。苹果Ⅱ让乔布斯和沃兹涅克发家致富、声名远扬。

25岁的乔布斯成了美国最年轻的千万富翁，他体验了人生最初的光环和喝彩，也得到了媒体的争相吹捧。渐渐地，他迷恋上了这样的荣耀。不过，另一个追求牢牢吸引了他。

当再一次参观Xerox研发中心时，他又被上天眷顾，那一瞬间，他预见了电子信息产业的美妙前景：艺术和科技的完美结合——经美神维纳斯之手精雕细琢的计算机。于是，他开始了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征途。毋庸置疑，他将用Mac改变世界！

乔布斯不满足产品只有过硬的质量，他追求完美的程度不亚于天使之首米歇尔。这种追求绝非浮光掠影，而是深入骨髓的，他绝不允许产品有任何瑕



疵。不止一位工程师在他的吹毛求疵面前抓狂到揪头发。1977年，他就要求电脑内部的主卡焊接严丝合缝，不管这将给电脑的设计工作带来多大的困难。可是话说回来，造路边汽车旅馆的水准怎么能造出西斯廷教堂呢？细节尽显完美。

开发Mac时，聚集在乔布斯身边的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都是在无比苛刻的遴选条件下脱颖而出的。一年半以前，他在史密森学会的会议中提出：“没有得力的‘左右手’相伴是痛苦的。我的工作正是将庸才踢出团队。”

乔布斯一直将一面海盗旗醒目地插在Mac团队的老巢。这个团队由一群卓越的精英组成，他们是社会的非主流，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把60年代美国嬉皮士主张以爱与和平改革社会的信仰——鲜花力量^①（Flower Power）进行到底。他们在一个庞大的基地内独立工作，与苹果公司的其他项目隔离开来，以更好地实现公司内部的技术革命。

Mac的进展就像一首史诗，并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这其中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简直就像传奇。这个团队的经历让人联想到《现代启示录》中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惊险遭遇。一些生性桀骜的工程师，比如安迪·赫茨菲尔德（Andy Hertzfeld）或者兰迪·威金顿（Randy Wigginton），都奋力投身到Mac的开发工作中。但是，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恃才傲物的工程师们，在其他公司、其他团队也能像在苹果这样卖命。Mac团队的主力成员赫茨菲尔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长期默默忍受着这个“海盗船头头”乔布斯家常便饭般的“刁难”。

^①鲜花力量（Flower Power），出自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嬉皮运动，当时常有大批反传统的青年男女聚集在嬉皮士中心旧金山。他们头插鲜花，自称“鲜花儿童”，主张通过友爱和非暴力的手段改造世界。

骄傲自大的乔布斯有了这些高人的辅佐，只需在细节上进行完善就能创造出属于他的旷世名作“蒙娜丽莎”。那天，他径直来到安迪·赫茨菲尔德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开场白，也不做任何解释，直接说：

“安迪，我通知你，从这一刻起你已是Mac团队的一员！”

“太棒了。”安迪·赫茨菲尔德回答，“请再给我几天，让我完成手上苹果Ⅱ的活儿。”

“没有什么比Mac的项目更重要！”乔布斯坚决地说。

他一边说一边拔去赫茨菲尔德的苹果Ⅱ的电源，收起显示屏和键盘，立即转身走向停车场。赫茨菲尔德一路小跑地跟在乔布斯后面，大喊大叫反抗这位新头儿的专制。

乔布斯就是这样：一心一意投入他的事业。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妥协”二字。

Mac于1984年1月在一片惊叹声中华丽上市。为此，乔布斯还不顾公司保守派的反对，邀请《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用大胆的手法拍了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广告片。这部“一拳击碎屏幕”的广告片让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为此眼前一亮。世界从此进入Mac时代！

乔布斯像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教堂一样打造他的Mac，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臻至完美。他和苹果电脑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一路披荆斩棘，最后大获成功，情节戏剧般跌宕起伏。这就是他的第二段人生，如史诗般雄伟悲壮，让人无法忘却。

然而，正当他刚刚触及“圣杯”达到荣耀巅峰时，大地忽然分崩离析。一个叛徒在他足下抽离地毯。他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个叛徒，永远不！约翰·斯卡利，这个他“三顾茅庐”亲自请来管理苹果公司的家伙，一手策划了弹劾乔布



斯的阴谋。

后来，斯卡利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中极力辩解：在他看来，乔布斯当时正在凿沉苹果这艘大船，自己也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

从此，乔布斯对斯卡利积怨愈深，因为他像甩掉烂泥一样把乔布斯踢出乔布斯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

乔布斯的第三段人生就此开始。

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像堂·吉珂德那样无谓的战争——整日以风车为敌，幻想拯救已经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他创立了NeXT公司，一个电脑技术登峰造极的公司，最后却在沙漠烈日般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忍痛放弃，而且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同情。这是一次盲目的创业，尽管他极力克服重重困难，但不可否认，他的潜意识里隐藏的报复的心态蒙蔽了他看清真相的双眼。

其实乔布斯也发现是自己极端的个性限制了他的发展。1988年的一天，他约见了众多知名大学的代表，计划向他们介绍NeXT电脑。几千台的电脑订单是否能收入囊中就看今晚进展是否顺利了。就在晚宴开始前不久，他得知饭店忘了为他准备素食。顿时，乔布斯怒火中烧，立刻宣布取消所有宾客的主菜！尽管几位亲近的合作伙伴从中调解，希望息事宁人，但是乔布斯宁愿逞一时之气，让那些潜在的大客户们饥肠辘辘，也不愿意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1993年是沉痛的一年。2月初的一天，乔布斯眼睁睁看着亲手创立的NeXT公司像一家普通的五金店一样被拍卖。梦想变得支离破碎无从拾起。尽管时光流逝，那沉痛的一幕还是历历在目。

可是，正当某些目光短浅的看客打算给乔布斯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时，风水开始逆转。危急关头，乔布斯被他的另一个兴趣爱好拯救了——3D动画制作

形成一股潮流正来势汹汹席卷美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乔布斯找到了他施展拳脚的新领域。他再次复活。

乔布斯重新浮出水面，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领域——皮克斯（Pixar），公司的辉煌胜利把乔布斯再次推向商业舞台的前沿，备受瞩目。

《玩具总动员》大获成功，让他赢回了赌注。

现在，面临危机的苹果公司又想起了这个一度被否认的天才少年。

1997年一个凉爽的清晨，乔布斯驱车前往苹果公司，此刻的他内心感慨不已。这十多年间，他都没有再踏进过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一步。此刻，他又想起了当年的辉煌。曾经因为积怨，他忘了自己有多爱苹果公司。

42岁的他，不再年少轻狂。经历了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人生后，他浴火重生。年少的疯狂已被时光凝固，过往成了一本带着怀旧色调的连环画册。曾经酷爱的海盗发型也已不见。

在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他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女人，她跟他想象中的一样美艳动人，而且也是素食主义者和佛教信徒。他们一起养育了几个漂亮的孩子，享受着幸福的生活，也品尝过一败涂地的苦涩。当成功再次向他招手，这时他成熟了。他依旧渴望美化人们的生活，但是他学会了将有些事情区别对待。

之后的几年，乔布斯可谓红红火火，他创造的科技神物层出不穷——iMac、iPod、iPhone、iPad……这些东西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他可能还没有察觉到沙滩男孩乐队（Beach Boys）的《美好的波动》（*Good Vibration*）旋律已经奏响，但不远处迎接他的将是新的庆典。

2011年8月24日（美国时间），乔布斯因病辞掉苹果CEO的职位。他不得



乔布斯传（1955-2011）

已在苹果最辉煌的时候卸下重担，人生再一次起伏。

然而，2011年10月5日，乔布斯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地离去了。或许乔布斯早已经预料到死亡不久就要来临，他生前曾说：“没有谁想死。甚至想去天堂的人也不想为了去天堂而死。但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地，没有谁跑掉过。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走别人的人生道路上面。不要受教条羁绊，那是在用别人的思考成果活着。不要让他人意见的噪音淹没你内心深处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听从内心和直觉的召唤。”

作为佛教徒的乔布斯早已经坦然面对生与死，他个人的真正魅力也正在于此。可是对于我们，世界从此失去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人生的第一乐章

追 寻

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乔布斯语录

1. 错误的开始

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骰子散落在桌底，一粒还在打转，仿佛在调皮地阻止人们计算点数；另一粒滚得太远，已无迹可寻；至于那些已经落稳的正面朝上的骰子，有点数1，点数3，也有点数2……

史蒂夫·乔布斯投错了胎。1955年2月24日，乔布斯出生了，但没有一个人期待他的到来。本该迎接他来到世间的那些人都躲闪不及，逃避责任。幸好，命运并没有彻底抛弃这个孩子。一对家境普通、善良本分的夫妇给予了他人生第一道曙光。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孩子。

尽管如此，乔布斯的生母还是想为这个刚生下的婴儿争取一些优越的条件——这些条件她本人自然无法提供。其实也不是真心为这孩子的未来担忧，但是在他将孩子抛弃、完全交由命运主宰前，还是希望这个男孩将来不会在混乱的环境中成长。所以，她必须确定在孩子将来能上大学的情况下，才能彻底交出孩子的抚养权。

这个要求似乎让人觉得很苛刻、很小市民。为什么她自己不来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呢？小乔布斯呱呱坠地了，但等待他的是严峻的局面——可怜的私生子。如果任由他自生自灭，日后他或许只能混迹在社会的底层。

几十年后，阅历使乔布斯变得睿智，他对自己的身世有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2005年，当乔布斯回忆他的出生时，他告诉他的粉丝们：要看清一件事有时需要漫长的等待。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只能期盼那些事件在我们的将来起到一些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人要拥有信仰——命运、注定，或者因果报应，什么都可以。这种态度总让我受用，它影响着 my 人生。”

是的。就在那个1955年的2月24日，幸运之神在冲他微笑，不过当时他还浑然不知。运气把他带到了阳光灿烂、紧靠海洋的加利福尼亚。那片海洋似乎总在鼓动人们去冒险闯荡。

果然，12年后嬉皮潮流风靡了这座阳光之城。不久的将来，硅谷（Silicon Valley）将会见证有个人在计算机领域崛起。

乔布斯只是晚了一步，他没有亲历60年代美国的文明变革。但是，他一直怀揣着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坚定梦想，迟早要融入一场技术变革，在那里迸发出无限激情。掌握科学技术带给年幼的乔布斯最初的欣喜，让他第一次自信满满。他对技术如痴如醉，投入的热情成倍翻涨，技术也因他的贡献突飞猛进。1955年的旧金山跟美国其他地方一样。那时美国正值黄金时代，国家飞速发展，技术进步使新的生活方式悄然出现。但是叛逆的风气也在悄悄流行，猫王弯腰站姿的魅力让美国西南部的青少年为之兴奋。不过，这阵风只是吹到了一部分特立独行的人身上，并未形成规模。

不管怎样，乔布斯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受益良多，这或许比他生母能给予的还更好些。乔布斯夫妇是一对模范家长，就像那些纯朴的人们能做到的那样。尽管他们生活捉襟见肘，却全心全意地把爱和知识传给养子。从青年时期



乔布斯传（1955-2011）

开始直到苹果公司创立，乔布斯一直得到来自养父母持久的爱的支持。对于一个茫然窘迫、充满疑虑、敏感而痛苦的灵魂，能有比这份爱更好的宝藏吗？

“我很幸运，”乔布斯在1995年说，“我父亲保罗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没有什么文凭，可是，他在二战期间登上岸防舰，帮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运送过士兵。但他很谦逊，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两年后，史蒂夫·乔布斯再次回忆起养父保罗时，又深情动容地说：“我只希望我对我的孩子们，能做到像我父亲对我那般。我生命的每一天都在思念他。”^①

如果乔布斯的故事是以降调开始的，那么他将让自己的人生走向辉煌的巅峰。就如一句他钟爱的中国谚语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旅行，给予他丰厚的回馈和满足。

传说中，阿利亚娜女神（Ariane）编织了一根线，拽着这根线，人们就能走出迷宫。虽然人们还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乔布斯就是这样走出人生的迷宫的。

在乔布斯出生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保守派还未意识到猫王（Elvis Presley）和他的摇滚音乐的攻势，更没有受到之后并脚跳舞的这种反文化冲击。男人养家糊口，女人在家里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乖巧听话。周日，人们洗车，把草坪修剪得方方正正。没人敢离经叛道，大家都安分守己，似乎对这份平淡也无所抱怨。后来，很多像斯皮尔伯格（Spielberg）或者卢卡斯（Lucas）这样的电影人都在下半个世纪的电影中，带着怀旧情结再现过50

^①《建构乔布斯：苹果创办人返乡》（*Creating Jobs: Apple's Founder Goes Home Again*），《纽约时报》，1997年1月12日。